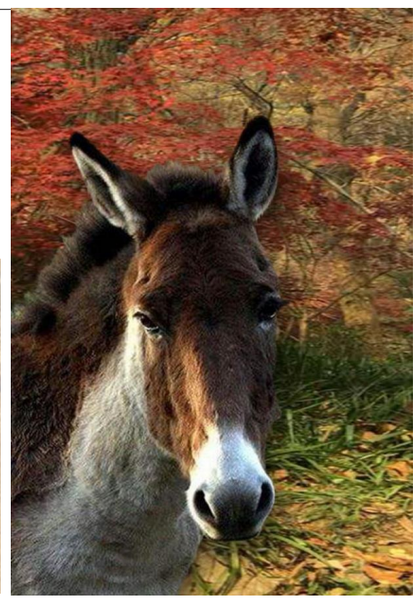
青藏高原上的“野马”——西藏野驴

□ 许焕岗



守望生灵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马科、马属动物西藏野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体型矫健、性情倔强、聪明慷慨、耐力超强……如此别样的风采，充分体现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

“高头骏驴”与“斑驳马”

“高头骏驴”是对西藏野驴的美誉。这主要源于其体型高大雄伟，在世界野生驴中，数它个头大，体长可超过2米，体重可达400千克，肩高达140厘米左右，与家养毛驴相比，西藏野驴肩高通常要高出10厘米左右，且体型较大，尤其是似骡的外形，较粗的四肢，较窄而高的蹄子，更是为西藏野驴增添了几分矫健，誉其“高头骏驴”真是恰如其分。除此之外，“野马”是西藏野驴的另一个威风称呼。其实，相对于与野马来讲，虽然它们在体型、奔跑速度上差别不大，但是西藏野驴的耐力却远远优于野马。

“斑驳马”是西藏野驴与家马杂交后生产出的后代，这源于它全身毛色红白相间而得。斑驳马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不仅体型更大，并且力量更强，性情更烈，也更有耐力，尤其是在托运货物或作为骑乘时优势凸显。

据记载，西藏野驴虽然性情顽固，但其优点更为突出，如耐力强、耐粗饲、行走稳健，以及善于迎接暴风和恶劣环境的挑战等，因此，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时，西藏野驴就被驯化，用来载物、载人、推磨及耕种等。细算起来，驯养与使用西藏野驴的历史比家马要长。

“驴径”与“驴井”

所谓“驴径”，是指西藏野驴在活动时排队踩出的约20厘米宽、纵横交错伸往各处的小道。能够形成“驴径”，是由它们的生活习性所决定。

首先，它们喜欢集群活动。一般是5至8头或20至30头组成为一群体。但由于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也会影响到群体组成的大小不同。以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在依夏克帕提湖边，西藏野驴群大约有100到200头，而柴达木盆地北缘的哈儿腾盆地一带，西藏野驴群一般则是3到5头。虽然群体中的个体数量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排队”出行。

其次，因季节短距离迁移习性。正常情况下，西藏野驴每天都要游荡几十千米，清晨到水源处喝水，白天在草场采食、休息，傍晚则返回山地深处过夜，每天都如此有规律。而在它们经常活动的地方，移动时喜欢排成一列纵队，一个紧跟一个地前行，尤其在草场、水源附近，西藏野驴往往沿着固定路线行走，天长日久，踩出的这一条小道，就称之为“驴径”。

所谓“驴井”，是西藏野驴用蹄子挖掘出的井。西藏野驴喜食茅草、苔草和蒿类，而且耐干旱，可以数日不饮水。但在天气持续干旱，高原上难以寻觅，甚至找不到饮用水时，西藏野驴却能凭着灵性找出适合挖掘地下水的地方，其大脑里好像装有勘探地下水的电子反应器，每次都准确无误。在确定水位后，它们就开始用蹄子刨掘土沙，随着蹄子的起落，土沙逐渐堆积，而蹄下却形成了半米深的大水坑，当地牧民称此为“驴井”。

如此“驴井”，虽是西藏野驴挖掘而成，但对于宝贵的井水，它们并不独自占有解渴。当那些生活在这里的藏羚、藏原羚、鹅喉羚等动物们前来饮水时，它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慷慨给予。

濒危与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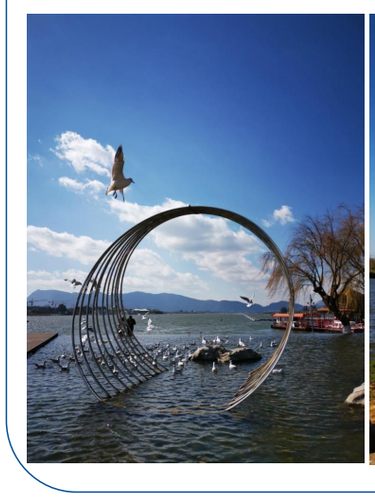
历史上，西藏野驴在青藏高原上可称的上是个大家族，主要得益于它们生活的地方偏僻边远，人烟稀少，受到天然保护，因而其家族得以延续。但近几十年来，由于一些地区的过度放牧、人类淘金活动和违法偷猎现象等，破坏了生态环境，使西藏野驴陷入濒危境地，导致种群数量不断下降，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为了拯救这一物种，我国将西藏野驴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相关地区也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开展保护工作，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整、宣传教育和依法严格整治与打击惩罚，使西藏野驴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种群数量逐年增长。

据调查显示，1989年时西藏野驴的数量约为5.6万头左右，经过十年的保护工作，到1998年已增至近8万头。可喜的是，几十年后，考察人员在阿里改则县察布乡北部和尼玛县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发现有数量庞大的西藏野驴群在活动，有的群体数量超过500头。据报道，西藏野驴种群数量现已达10万头。西藏野驴的保护工作也被称为“动物保护的成功范例”。

人鸥共处 其乐融融

□ 文/图 陈晓东



在云南昆明滇池旁，观赏红嘴鸥已成冬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与其近距离亲密接触和交流，给游人和市民带来欢乐体验。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飞舞，时而停留于滇池上捕捉食物，映衬着城市的背景，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城市生态美景。

作为云南的“老朋友”，红嘴鸥每年冬季都成群结队飞越昆明过冬，次年三月飞到西伯利亚。红嘴鸥俗称水鸽子，体形和毛色都与鸽子相似，嘴和脚皆呈红色，身体大部分的羽毛是白色，尾羽黑色。寿命32年。其数量大，喜集群，一般生活在江河、湖泊、水库、海湾。主食是鱼、虾、昆虫、水生植物和人类丢弃的食物残渣。

城市符号

追寻故乡的西北风

□ 秦延安

天一肃穆，大地便变得庄严起来，那些冰冷刺骨的风，悄没声息地在空气中游荡开来。门虽然关得严严实实，但风还是从屋檐下、门缝间挤了进来。狭小的屋子，桎梏着风根本展不开拳脚，即使它让瓮里的水临近冰点，让厨房变成了冰锅冷灶，但塞满了玉米秆、碎麦秸末的炕洞里，却热火朝天，氤氲的热气让炕头滚烫滚烫的。炕洞里憋屈的烟火总想出去透透风，性急的烟跑到了火的前面，没想到刚从烟囱里露了个头，便被风撕了个粉碎，吓得后面的火乖乖地蜷缩在炕洞里。而烟还是前赴后继地往外跑，就像在黑漆漆的烟筒口插了一面旗一样，东摇西摆。

我好奇地趴在门口看烟和风的较量。风一扬手让烟喷了我一脸，赶紧吐出嘴里的烟，抹着滚落的眼泪，看我一脸狼狈样儿，风哈哈大笑着远去。

这讨厌的风。听我嘟嘟囔囔，母亲大声地问，跟谁说话呢？

我头也不回地答道，跟风说话。

这瓜娃，你跟风说啥呢？母亲笑出了声。

风弄了我一脸的烟，刮的人直流眼泪，让人穿的如棉球，真讨厌……我数落着风的罪状。

然而，这冬天的风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会冻死虫害消灭病菌，吹走脏东西。母亲的话让我的心一下子释然起来，原来这风还是有好处的。

这叫什么风？

西北风。忙着干活的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为啥叫西北风？我不解地问。就是从西北西伯利亚来的风，母亲漫不经心地说。

西伯利亚在哪里？我追问着。

你咋这么多问题？解释不清的母亲搪塞道，西伯利亚就在山哪边的哪边，反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原来这西北风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得。它们不远千里地来到我们村，是帮助大家灭虫害消除病菌的，那也很是辛苦。想我每次和父亲去县城，只有十多里路都要老半天时间，走得人腿生疼，何况这在空中飞的风。想到这里，我原本郁闷的心情也豁然开来，便不由得对这风产生了好感，便睁大眼睛东张西望地搜寻起风的身影，看它在哪里，是否和村里的小伙伴一样藏在某个地方，等待着我去寻找。

看着我双脸通红地探出身子，母亲吼道，你不嫌冷呀！母亲说她的，我却自顾自地出了门，就想看看西北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空旷的田野里只有裸露的黄土和蒙头大睡的麦子，虫没了声音，草钻到了地下，树木瘦骨嶙峋，村庄一下子现了原形。瘦下来的村庄天空只有巴掌大，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彩，鸟儿更是没了踪影，一切都留给了西北风。那风不像春天的东风柔软，也不像夏天的南风清爽，而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在大地上疯跑。它把小草踩枯，把田地里的残枝败叶吹飞，把树上最后一片树叶拽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考验着世间上万物的意志力。那风越吹越狂，越吹越劲，犹如千军万马气势汹汹地齐头并进。它们越过高山，跨过江河，穿过城市与村庄。在排山倒海的撞击声中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似呜咽又似哭泣，让人毛骨悚然。这刚烈中的强劲看似强硬，又有柔软。它们也会穿过所有的空隙向前，像幽灵般从北面看不见的门缝里迫不急待地钻进屋子，再从南面的门槛下溜出去，并非要和房子拼个你死我活。那风走过河面，河水也发起抖来。卷不起浪花，便涟漪出一河的冰冷，寒冽到极致便将河封了嘴。

随着尖利的哨音，树狂魔乱舞般摇晃，呼呼地喘着粗气似要断了的感觉。我想，若不是根深蒂固，成群成排，那些树一定会被风连根拔起。那些柴枝纸片、塑料物品，以及轻浮的灰尘等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在东倒西歪中被西北风把玩得团团转，在天旋地转中去流浪。旅途中，它们也会趁机找个僻静处躲起来，只待西北风的离去。玩腻了这些杂物，西北风也会将它们塞到角落里，留下一个清净明爽的天地。扫除黑暗与肮脏，给世界一片明净，这是西北风的心声。就这，它还不满意，在离去之时，还将雪请来，粉装玉砌了整个大地，只为人间一片洁白。

从童年一直找到中年，我都没有找到西北风的身影，而它的身形在我的心目中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当西北风不再来时，雾霾便占据了天空。虽然冬天的荒芜依旧，但西北风却很难吹来，我不知道是这风和我一样上了年纪走不动了，还是被软禁或收买了，便不由得怀念那吹了千年的西北风，回忆起自己当年寻找西北风的情景。

秦风物语

冬日看梅 为生活留白

□ 付秀宏

花苑世界

梅是瓶中瘦，香案上檀烟。登山观梅久了，人的眉宇间总会透着梅花的风骨。无论暖衣厚袍，还是清酒入怀，都人花互答，清霜入心。那是望一眼孤山在野的情愫，是念一句觉哉梦哉的乐土。山野中因有梅花、雪光和清寒不断浸染、叠加和流注，情浓之处妖娆繁盛，梅树之下落花迷眼。梅香满室，似天使窃语；莹壁红窗，如笑脸相迎。

古之梅花，本初亦含蜡梅，后乃专指梅花，以物种论，今呼作梅，其学名曰Ar-meniaca mume，梅花乃其花。其株多为小乔木，或作灌木状，叶未见时，花已早发，或独生，或二三朵相聚。以品种之别，其花色或白或粉或红，皆芳香，花瓣常五六，或有重瓣者，雄蕊甚多，略弯向心而生。梅花南北诸地多有栽植，始于秋冬之交，盛于冬春。

以园艺品种论，梅树有数百品类，物种选育杂交所得者甚多，统称梅花。依枝茎之形定血统，可分五类：一曰直枝梅，茎直，品系驳杂，又分作江梅型、宫粉型、玉蝶型、朱砂型、绿萼型、洒金型、黄香型；二曰垂枝梅，大小枝茎皆下垂，嫩枝尤甚；三曰龙游梅，其枝屈曲盘旋；四曰杏梅，梅杏杂交者也，半重瓣，花稍大，颇耐寒，北地可栽植户外；五曰樱李梅，又名美人梅，宫粉型梅与紫叶李杂交者也，花具长梗，数朵聚作一簇。

冬日踏雪寻梅，类似探奇，看的是气质。痴人为领略雅趣，总要跋山涉水，裹上一脚泥泞。高远之色，气息氤氲；高远之势，气节凌冽；深远之意，气韵连绵；平远之意，气味缥缈。画梅也如是，思绪须悠长，方得诸多气质。铺开宣纸，画得极慢，盈月不收起，如同画里真的生了梅魂，思忖着该从何处爆蕾。小楼对梅山，画梅为画仙。与梅花同呼吸，我就是梅，梅就是我，连结万千思绪，复合圆融这山那水。

自锄明月种梅花，疏影横窗到眼前。杨绛先生以林泉之心，将暗香浮动的梅花一棵一棵种遍，圆满了漫漫人生。嬉于斯、游于斯、乐于斯，梅香为悠长的时光提供气韵，补充给养。人要懂得梅清，就须深入其中，眼眸带着无限深情，即便独守，与雪对语，总要心音常在。红、黄、白小花吐露着花舌，填补繁华落幕的处处暗伤，仍一心一意温润精致，擢世间生趣融冥想之境，取博大宏伟存淡雅之真。

繁枝梅苞，千岩竞秀苍黛作画；千蕊紫蒂，万片梅阵犹自多情。梅花诸品以白梅为佳，红梅次之。梅花以素白取其清雅，以红云铸其光彩；卢梅坡《梅花》诗云“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苏轼《红梅》诗曰“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因而，山林得白梅出境，得红梅靓颖，得雪降而华，得云岚而秀。

清代诗人何钱《普和看梅云》说得好：“酒沽林外野人家，霁日当檐独树斜。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天晴风定，一方小桌，知己三人，留一位置给那一树寒梅，其境界顿然而出。梅走心，心系梅，梅因人而生机勃发，人因梅而胸襟豁达。梅在山坳之间作云，云涌而上触巅降雪。抬头仰见梅山，低头嗅得雪梅香。

丰子恺曾画过一幅名为《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的漫画：山里人家，修竹映着茅草屋，一女子端着菜，从屋子那边走来，三个穿长衫的男子围坐在石桌边，闲聊小酌，神情悠闲。石桌有一边上空着，不多远，有一株梅花开得正好。这幅漫画的款识为“戊子新年试笔”。戊子是1948年，恰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丁立梅在《在梅边》里解析：“俗世里，一览无余的生活，会让人乏味，甚至绝望。你总要留点儿私密，留点儿向往，留点儿期待。没有期待的人生，算什么呢？”冬日去看梅吧，这是生活的一处留白，这是精神的一种支撑。梅在坚守与宁静中，蕴含着深深期冀，启迪人的挺拔细密和执著不屈。梅花耐寒而生，其志深邃旷远，像仁者的坚定厚重；梅花渗透迂回，其性赋势而动，造就了智者的风起云涌。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左图为红梅傲雪，右图为雪中白梅。**韩凤平 摄**

三江源绿了，牧民富了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澜沧江在这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形成了风景壮丽的昂赛大峡谷。

峡谷两边层峦叠嶂，丹霞地貌奇美无比。头顶蓝天白云，冬日的昂赛乡在严寒中显得一片静谧。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守着大山放牧。从来没想到过，家乡的好风景会给大家带来好前景。”白玛文扎说。

白玛文扎是昂赛乡年都村牧民。往日与牛羊打交道的他，如今放下牧鞭，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向导。

澜沧江滋养下的一草一木，孕育出一方野生动物的天堂。雪豹、金钱豹、兔狲、喜马拉雅旱獭、白唇鹿、藏狐等多种高原野生动物生活在这里。

昂赛乡是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这里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第一个开展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的试点。

白玛文扎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的受益者，通过带领访客到峡谷游览、观测野生动物活动，一年下来收入还让他满意。

“我是生态管护员，2019年成为自然体验接待家庭，加上生态管护员的2.16万元收入，一年总收入近15万元。我们家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白玛文扎说。

成为向导之前，白玛文扎家的收入只有畜牧这一个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

在过去，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生产方式单一，年都村牧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贫困村之一。

2019年，纳入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昂赛乡迎来了机遇。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自然保护机构合作，决定推行昂赛大峡谷自然体验特许经营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当地政府在年都村开展多轮集中培训，由生态专家给牧民们教授野生动物知识、野外注意事项等知识和技能，掌握了生态知识的牧民可以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小规模预约生态访客。

访客需签订协议遵守一系列生态保护行为准则，实地游览壮美的峡谷风光、探寻野生动物的足迹，感受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魅力，年都村牧民通过提供食宿和向导服务获得收益。

“2019年，我们特许经营总营业额是60余万元，其中45%归接待家庭所有，45%归村集体经济，用于社区发展，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10%作为雪豹发展的保护基金。”昂赛乡党委副书记才旺多杰说，收入增加以后，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端连着绿水青山，一端连着金山银山，牧民们的日子过得舒心而踏实。

特许经营实施以来，一些牧民主动跟随生态专家学习掌握了不少知识，被聘为生态管护员。他们逐步学会查看周边动物脚印和粪便，在笔记本上标记野生动物出现的点位和活动路线，为生态保护出力。

通过政府实施的创造性举措，当地群众享受生态反哺“红利”，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在当地已不再是一对矛盾体。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内原住居民以藏族为主，千百年来他们以从事传统畜牧业为生。如今，像白玛文扎一样依靠特许经营等方式获益的牧民越来越多，他们有了更多元化的收入，成为国家公园的守望者。

昂赛乡干部群众保护生态的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整治环境、保护动物、巡山护山等，逐渐变成了牧民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活动。

守护绿色、依靠绿色、追梦绿色，“国家公园的建设，是我们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好机遇。”白玛文扎说。 （新华社）